

用中华美学阐释传统文化之魅

□刘昌宇

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
《敦煌岁时节令》
2022年2月

敦煌莫高窟,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。《敦煌岁时节令》(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),将敦煌文化与传统二十四节气相结合,通过一张张沧桑悠远的壁画勾连古今,解读画中的历史蕴意和文化含意,力求用当代先进传播手段,多重视角呈现以敦煌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魅。

但凡国人,对二十四节气都有着清晰的认知,可是要把敦煌壁画与二十四节气对应

起来,找准二者的文化契合点,说道节气里的人文故事,而后借助一场场文化布道,诠释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,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艺术话题。本书主编赵声良,从事敦煌艺术与中国美术史研究多年,不但对敦煌壁画、雕塑等艺术作品有着透彻的理解,而且,对充盈着农耕智慧的二十四节气及其民风习俗,亦多有所了解,加之丰富的史料知识,为他厘清敦煌壁画与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内在关联,艺术化地呈现敦煌文化胜景,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全书采用线上、线下两种方式,解析古老的敦煌文化艺术。线上以微信公众号为主,注重让静寂的文物和图片“活”起来,强化文字和视觉的相互统一,在身临其境中,力图让广大读者穿越到遥远的莫高窟时代,感受敦煌无处不在的美。线下主要以新书推介为主,采用一图一解的讲述方式,努力挖掘敦煌厚重的文化内涵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大量的敦煌壁画和雕塑作品中,有许多门类的艺术作品都生动再现了农耕时代的鲜活记忆,细细品味,无不与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相关联。立春时的拜神祭祖、纳福新年、除旧布新,立夏时的迎

夏尝新、煮蛋斗蛋、立夏“称人”,立秋时的祭祀土地、啃秋晒秋、煎香斋饮,立冬时的祭祖卜岁、立冬补冬、交冬吃饺等民俗,都浓缩在莫高窟的一画一塑里。

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,蕴藏着大量与岁时节令相关的内容。全书先以古诗词、古习俗作为题引,由浅入深讲解二十四节气的由来、发展和演进;之后,把阐释的重点逐步引入到莫高窟博大的艺术境界里,去探寻古物、古画所表现的二十四节气丰富意蕴。讲解中,作者有意将壁画和文献中涉及的饮食、音乐、舞蹈、服饰等内容与“岁时节令”相融合,生动再现了古人们的生活。在这些众多的壁画和雕塑作品中,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们,通过斑斓多姿的色彩运用、精巧别致的独特造型、超凡脱俗的匠心构建,于一笔一画和一塑一物里,尽将上帝帝王将相的饮食起居、宫廷娱乐,下至黎民百姓的婚丧嫁娶、稼穡农事等日常生活,一一熔铸在二十四节气的阔大版图里,深入触及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不同层面,力透纸背地表达出华夏各民族多元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追求,热切展现出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殷殷向往,并彰显出他

们丰富而博大的心灵世界。

敦煌莫高窟和二十四节气,都是有故事的文化风景。如何讲好故事里的“故事”,揭示二者深厚的思想意蕴,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。《敦煌岁时节令》在这方面,可谓做出了有益的尝试。作者秉承着“古为今用”的原则,先从藏经洞出土的文献资料中,爬梳古代敦煌人如何过传统节日的文字依据,随后根据文献内容,用现代语言逐一整理成篇。之后,再从石窟中找出一幅或几幅具有代表性的精彩壁画,并进行新式美术设计,最终呈现给我们的,便有了千年壁画及雕塑,与二十四节气的巧妙邂逅。这种浑然一体的解析,将两个独特的人文景观紧密融为一体,在各类其美、美美与共中,既相互参照,又彼此呼应,从而为我们传播中华美学,叙写当代语境下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敦煌莫高窟和二十四节气,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它们体量巨大,每一部分都不可替代,《敦煌岁时节令》粹取各自的精华,由点到面,缀玉联珠,新颖的阐发,格外引人注目,也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创新表达这一宏大命题,有了更多理性和清醒的认识。

她们,过得好吗?

□秦姣



《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》
刘汀
中信出版集团
2021年10月

《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》是刘汀最新的中篇小说集,书名来自海子的诗歌《四姐妹》,“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,所有的生活只为她们破碎”。该书包含了《人人都爱尹雪梅》《何秀竹的生活战斗》《魏小菊的天空》和《少女苏慧兰》四篇,分别讲述了四个不同年龄、身份女性的故事。

梅、兰、竹、菊被称为“花中四君子”,是历代中国人热衷于描摹的对象。作者以此为四位女主人公命名,正是象征着她们的特质。

第一位女主人公尹雪梅身上便有着梅花

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傲气。尹雪梅是姥姥一辈的代表,她热情、活泼、善良,正如文题所写“人人都爱尹雪梅”。一辈子为儿女之事操劳的她,心中总是为了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而感到遗憾。丈夫的阻挠、子女后辈的牵绊,让她总是没能进行自己想做的事——打一份工、开一家店等等。小说最后,尹雪梅瞒着子女和丈夫,独自一人在北京支起早餐摊位,她的手艺获得了许多顾客的认可,终于她确定了自己是可以做好一件事的。“我尹雪梅不是个废人,要是给我机会,我能干成不小的事儿”,这就是她如梅的傲气。第二位女主人公何秀竹,人如其名,有着竹子的坚韧。年轻时,考研、辞职、分手都决定得很果断,她有目标,更有十分的勇气。婚后面对孩子的教育和家庭的琐事,她都能条理清晰地列好清单与计划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“世上本没有路,只要你不停地在一条路走,早晚能走出一条路来”,这是她信奉的真理,也是她像竹子一样的超群和骨气。

第三位魏小菊,相比前两位显得略逊色。她没有超群的能力,也没有绝佳的容貌,但她是四位女性里走得最远的那一个。魏小菊的离婚、离开都没有什么理由,她似乎只是享受那一份与所有人都保持距离的孤独感。或许,她并不是厌恶婚姻和家人,只是故意地疏离,

为了不过上和其他大多数女性一样平淡无奇的日子,她渴望新奇和心中想象的自由。第四位苏慧兰,唯一一位没有涉足婚姻的女生。苏慧兰家境优渥,不需为生计有过多担忧,更有十分优秀的双胞胎弟弟为她顶下了来自家庭的全部期望。她有着不错的工作,生活丰富——参加各种活动、帮助流浪母女、旅行,与梅、竹、菊相比,她的自由少有阻碍,她对生活、对弱者更是一直怀揣着关心和爱意。小说最后写道,“她知道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少女,甚至不再是女人,而成了一个人”,少女苏慧兰找到了无关性别的人生意义。

读完四个故事,不免心生一问:面对如此的生活,她们过得好吗?张莉说:“四姐妹最迷人的地方,是真实反映了我们时代各个阶层女性的处境,让边缘的、没有进入主流价值系统的那些女性往前稍微走了一步。”那么这个问题或许也是在问:生活与她们相似的大多数女性过得好吗?女性话题近来常常被论及,在大环境的社会分工之下,女性往往被安排在照顾家庭这一行列。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是相同的,精力也是有限的,承担大部分的家庭责任无疑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的“自由”和“理想”。尹雪梅虽心有不甘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着丈夫、子女、孙子孙女;何秀竹顶着压力辞职、考研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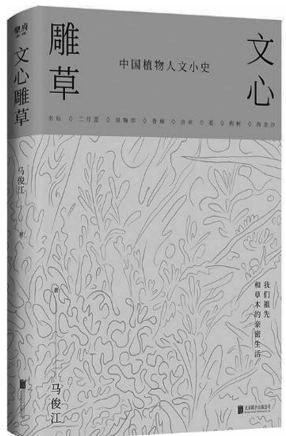
最终仍然回归于家庭;魏小菊游历一番,归来后经营牛肉面馆,虽未复婚却与前夫孩子过着类似一家人的生活。作者并没有以某一个标准去衡量她们生活的好与坏,我们也很难去定义,她们似乎并不是厌恶原本的日子,只是在她们身上都有着一股心气——生活还有别的选择。

看似普通的四位女性,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当代不同年龄层女性生活情况的现状,除此之外作者也向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。智能手机的普及、保姆偷偷体验贵妇生活、家长间的社交、社交媒体的应用……这些都是当代社会不断更新出的现代产物。作者对生活和社会有着细致的观察,他不仅是单纯地在叙写女性,更展现了社会面貌的更新,巧妙自然地将这些融于四位女性的故事之中。面对社会的进步与更新,我们该如何抉择?是及时跟上,还是远远观望?这不仅是女性所需要思考的问题,更是生活在新时代下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疑问。

作者以梅、兰、竹、菊四位女性为支撑点,不仅叙述了当代不同年龄层女性的人生故事,也从侧面摹写了男女、城乡、代际关系、传统与现代生活等各个方面。在作者笔下,文字合成的不仅是四位女性的人生,更是一幅真实而生动的现代社会生活画卷。

草木芳华在人间

□林颖



《雕草》
马俊江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乐府文化
2022年5月

我喜欢“乐府文化”,它挖掘的不为大众所知的作者,质量都很高。比如,写《秋园》的杨本芬,写《诗人十四首》的黄晓丹。现在又多了一位,就是《雕草》及其作者马俊江。追着红人和名家出书,自有道理,而有眼光和勇气的出版方真的太少了。

这些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共同点,笔致都清淡平和、朴素无华,杨奶奶是天生的会说故事的人,而马俊江与黄晓丹都是研究中文的学者出身,可没有学究气,不雕琢,温婉絮语,而且是有生活的、亲和力的,读他们作品的人会觉得亲切,沉浸其中而自得审美佳趣。

从《诗经》到汪曾祺,从《山海经》到鲁迅兄弟,举凡《楚辞》《尔雅》、历代文赋诗词笔记杂谈、民间俗话传说故事、《农政全书》《本草纲目》,到今人如沈书枝的随笔……《雕草》讲述“中国人文植物小史”,引述的材料不可谓不多,然而读之不觉芜杂,能够感觉到作者在自然博物上投入的心力,因爱而熟悉,因爱而与草木成了友人,没有刻板严肃的学术腔调,没有轻薄草率的唐突之词,作者与读者也是友人,促膝清淡,分享他的喜悦。

每个人的气质都藏在他读过的书与走过的路里,对马俊江也如此吧。马俊江是北人,70年代的北方孩子,先做了很多年的中学老师,然后才去读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,现在落脚江南,做大学老师,教中国文学。阅读《雕草》,我能觉得他读书视野的广阔,而又不为书斋所困,他更欣喜于在野外、在水边、在田头,与植物们的相遇,也常常会想起幼时摘

花斗草吃蔬果还有妈妈做的饭菜的情景。

马俊江写梧桐。从《尚书》落笔,在书里遇见一棵树:“峰阳孤桐”。我仿佛也傻傻地站在那里,仰望,山头,一棵孤零零的高大的树。透纸而出,如画风景。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书里,有着各种各样的桐树。有些桐树给人造了屋子,有些桐树给人做了风琴,有些桐树在春天开了花,桐花万里路,铺满了古书的纸页。古人之桐种类繁多,名目杂乱,搞不清楚啊,没关系,只须领略桐树的美。马俊江说《诗经》是少年的春歌集,多阳光,多生长,多幻想,多欢乐,葱茏的树,留在少年的世界里没有变老,几千年后,看书的人看见它遇见它,它还是挺拔、葱茏。他写得那样美,到了结尾,那一句:“梧桐树叶大,用来喂猪,猪也跟着大。”十余字,轻盈利落,忽然给辞藻祛了魅,落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里。

我爱这实实在在的人间气息。《雕草》写各种草木,采采卷耳,杨柳依依,青青水中蒲,中国古典文学从来不少花草的歌咏,今人写成的散文随笔更是填满了报刊书籍,可是,好多都美则美矣,缺少了一些仿佛灵魂的东西。《雕草》不一样,我读着读着,总是在感动,读到一半,就忍不住去各处网络平

台推崇它的好,我与读友们说我一定会写书评与笔记,而我恐怕写不出它的好。我果然写不出它的好,它太清澈干净了,而我太笨拙。

马俊江说他喜欢汪曾祺的文章,字里人生一言以蔽之,就是从从容。马俊江喜欢鲁迅兄弟写百草园、写植物的散文,说他们没有专业壁垒,喜读杂书,也没有实用文体和纯文艺之分,对天地万物皆有兴致,写来就是好文章。这种喜欢是有审美和心气的相契的,马俊江的文章也是融合了这些特点的,呈现给读者的是人人都能看懂的草木的气象和特征,每一句都像白描,素朴淡泊,没有编造的痕迹,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汉语言的韵味就悄然流动了,那种底蕴丰富的中国味儿,返璞归真的淡之味,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。

《雕草》的主旨,本质上是一项美育,但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或作苦口婆心的劝导。马俊江追溯草木文化史,是以看风景的心态走进去的,就连正襟危坐的《四书五经》,他也觉得一样草木葱茏,自有古人的诗意生活。他只是让我们看,让我们张开眼,看看天地万物,看看自然的树和自然的美,也许,会对生命,更多一些理解,更多一点深沉的热爱……